

经济和改善民生的紧迫性，纷纷推出长期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多元化，试图摆脱对石油的依赖。这也促使它们将国家战略优先事项，由长期奉行的安全优先调整为发展优先，将“去安全化”作为地区战略的指导性原则，缓与地区对立国家的关系。这意味着中东国家的“求团结、谋发展”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为实现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这一历史性趋势非一次巴以冲突所能改变。也因此，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中东国家普遍保持克制，谨慎行事，竭力避免卷入冲突。

再次，“亚伯拉罕进程”遇阻或有利于地区“和解潮”延续。“亚伯拉罕进程”包含挑动地缘政治对抗的成分，意在使中东国家重蹈阵营对抗的覆辙，重陷安全困境的死穴。该进程的目标是建立“中东版北约”，美国通过撮合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企图重构中东安

全格局，建立其领导下的中东盟友网络制衡伊朗，并通过“分而治之”维持对中东局势的掌控，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

具体而言，“亚伯拉罕进程”意在使沙特与伊朗重陷安全困境，威胁本就脆弱的和解进程。为促成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美国承诺为沙特提供安全保护，沙特则同意增产石油，帮助美国平抑油价。同时，“亚伯拉罕进程”的“沙以篇章”还包括沙美正式建立安全同盟等内容，该同盟剑指伊朗，与沙伊和解形成的中东局势缓和之势背道而驰，若真达成或将使沙伊重陷对抗。本轮巴以冲突平息后，美国和以色列若将伊朗视为 Hamas 突袭以色列的幕后主使，加紧对伊朗的围堵与遏制，或将恶化中东安全环境，危及本就脆弱的中东“和解潮”。从长期看，本轮巴以冲突暂时打断“亚伯拉罕进程”后，沙特或将重新考虑加入该进程的得失。然

而，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沙以和解或仍是大势所趋，而这将为巴以和平进程与中东安全局势带来挑战。

美国推动与“两国方案”背道而驰的“亚伯拉罕进程”，偷换了中东和平的概念，旨在构建中东“伪和平”，包藏重新挑起中东地缘政治对抗的祸心。本轮巴以冲突规模与烈度空前，已造成逾万人死亡，酿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严重破坏此前“和解潮”促成的地区和平氛围。然而，从总体来看，“和解潮”由中东国家对和平与发展的强烈渴望驱动，非巴以冲突所能阻断，该潮流还有望在外部和平力量的推动下继续向纵深发展。本轮巴以冲突也证明，绕过巴勒斯坦问题，中东地区难以实现持久和平。只有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的情况下，该地区才可能迎来真正的大和解。■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美国中东布局被打乱，各方分歧耐人寻味

文 / 吴冰冰

从整体来看，本轮巴以冲突背后的大国博弈出发点是巴以之间的力量对比与各自的决策选择，核心是中东地缘战略格局中以色列、美国与伊朗的三方关系，而国际社会其他相关方对此次冲突做出的反应也耐人寻味。

改变策略的以色列

此次 Hamas 突袭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打破了后者长期以来的“国家安全神话”，也意味着以色列国家安全“威慑原则”的阶段性失败。长期以来，威慑一

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中占据核心位置。1953年，被称为“以色列国父”的以首任总理本·古里安在其制定的国防与安全概念文件中，就将威慑、早期预警和进攻能力作为国防原则的三大支柱。以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将以色

列安全所依赖的军事能力概括为威慑、早期预警、防御和进攻。此次哈马斯的军事行动，迫使以色列尽全力来恢复威慑力。

哈马斯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巴勒斯坦民众的政治支持、自身坚定的抵抗意志与非对称军事能力。哈马斯长期发展非对称军事能力，擅长进行寓兵于民的城市游击战，以低成本火箭弹和地道工事等作为主要作战手段。以色列无法精准打击所有哈马斯成员，所以其针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常常附带大量巴勒斯坦平民伤亡，并造成己方人员伤亡。正是出于这样的顾虑，以色列在“铸铅行动”（2008年）、“防务之柱”行动（2012年）、“护刃行动”（2014年）等多次对哈马斯展开的军事行动中，采取的都是“修剪草坪”策略，旨在通过规

模有限的军事行动阶段性压制并削弱哈马斯，而非展开大规模地面作战将其消灭。

然而，“阿克萨洪水”行动迫使以色列重新思考对哈马斯的策略，并决定采取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尝试将其消灭，并捣毁其军事基础设施。10月27日，以色列地面部队进入加沙，开启第二阶段军事行动。截至11月5日，以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近万人死亡。这有可能引发中东地区支持哈马斯的“抵抗阵营”力量介入，特别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在此情况下，以色列希望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能在国际上承认其自卫权，这将为其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提供坚定的政治支持；此外，倾注全力于加沙后，以色列也欠缺足够军事力量来应对来自其他方向的攻击，因此需要美

国来威慑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等“抵抗阵营”力量。

美国被打乱的中东布局

然而，对美国而言，当前局势似乎令其“左右两难”。在巴以层面，美国既想支持以色列针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又想约束以色列，减少平民伤亡。10月20日，拜登在访问以色列回国后发表演讲，称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讨论了“遵守战争规则”的迫切性，强调在战斗中应尽最大努力保护平民。同时，美国也关注加沙的战后政治安排问题。10月12~1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国防部长奥斯汀曾分别访问以色列，多次向其强调战后政治安排加沙的重要性。

在地区层面，美国既想威慑并压制中东“抵抗阵营”国家对以色列的反应，同时又不想在中东地区卷入新的大规模地面战争。10月10日和14日，美国先后部署“福特”号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战斗群进入东地中海；18日，又宣布调遣第六舰队旗舰“惠特尼山”号前往同一海域。但这些军事部署未能完全压制中东“抵抗阵营”力量。19日，美国在红海的“卡尼”号驱逐舰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针对以色列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26日，美国空袭了叙利亚东部的两处设施，据称是针对10月17~24日美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遭受14



2023年10月18日，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以色列并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

次攻击的报复。自2021年8月从阿富汗仓皇撤军后，美国一直不愿在中东地区介入新的大规模地面战争的意图非常明显。10月18日，《以色列时报》报道称，美国承诺若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发动战争，美国将与以色列一起打击该组织，但拜登随即明确否认了此说法。

人质问题也是美国的重要关切。据估计， Hamas在突袭以色列时扣押了大约230名人质，其中半数拥有以色列之外的国籍，涉及25个国家。10月20日，在卡塔尔的斡旋下， Hamas宣布释放两名美国人质；另在伊朗的努力下，也有三名人质获释；据报道，俄罗斯也向 Hamas提交了希望获释的八人名单。据 Hamas下属武装组织卡桑旅估计，目前已有50名人质在以色列的空袭中死亡。在以色列展开第二阶段军事行动后，卡桑旅表示可释放所有人质，条件是以色列释放其关押的所有巴勒斯坦人。目前来看，为实现打击 Hamas的目标，以色列或已难顾及人质安危，但卡塔尔等国依然在努力斡旋以期使更多人质获释。

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伊朗总统莱希10月29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以色列已越过红线，迫使每个人采取行动。但目前来看，伊朗倾向于避免与美国陷入大规模直接冲突。此外，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什叶派武装和叙利亚等中东“抵



2023年11月1日，土耳其外长哈坎·菲丹（右）与来访的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举行联合记者会，呼吁以色列停止暴力行为。

抗阵营”力量，在本轮巴以冲突中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的策略也主要是袭扰，而非发动全面大规模对抗。莱希在同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有支持“抵抗阵营”的义务，但各组织在行动上独立的。在伊朗看来，解放巴勒斯坦应由巴勒斯坦抵抗力量发挥主要作用，中东“抵抗阵营”其他力量的作用是支持配合。

目前，中东地区依然呈现“一分为三”的地缘战略格局：即伊朗领导的“抵抗阵营”，土耳其、卡塔尔等亲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力量组成的“变革阵营”，与以色列、阿联酋、沙特构成的阵营。不同于教派对抗这一话语体系，在伊朗话语体系中，“抵抗阵营”是对全球和地区霸权主义的“抵抗”。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初，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

创始人法特希·沙卡基认为，伊朗人民可以推翻美国支持的巴列维政权，巴勒斯坦人民也一定可以通过抵抗来反对美国支持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 Hamas被视为是“抵抗阵营”的一部分，同时因其具有穆兄会背景，也得到了“变革阵营”的支持。本轮巴以冲突提升了伊朗、土耳其、卡塔尔等国的地区影响力，削弱了以色列、阿联酋和沙特等国的影响力，干扰了美国在中东的布局。

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力推阿联酋等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试图用阿以和平取代巴以和平，在偏袒以色列和孤立巴勒斯坦的同时，压制“抵抗阵营”和“变革阵营”。例如，2020年9月，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在美国华盛顿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关系正

常化；2021年10月，美国拉拢以色列、阿联酋和印度构建“中东四方机制”（I2U2）。然而，这些举措加剧了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利益的忽视。阿联酋曾是第一个与以色列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阿拉伯国家，双方于2022年5月签署《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阿联酋贸易部长表示，不能把经贸与政治相混，希望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不会影响阿联酋与以色列的经贸合作。但随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及其造成的大量加沙平民伤亡促使阿联酋调整政策。10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就两份关于巴以局势的决议草案进行投票，阿联酋投票支持俄罗斯强调“冲突各方立即无条件停火”的草案，同时与中国、俄罗斯一起反对美国强调“各国拥有自卫权”的草案。与此同时，近几月沙特与以色列在美国斡旋下举行的关系正常化谈判，也因本轮巴以冲突爆发而被沙特叫停。相应地，美国今年9月在二十国集团新德里峰会期间宣布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计划，即试图经过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将印度与欧洲连接起来的陆海联运计划，也出现变数。10月11日，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罕见地与伊朗总统莱希通电话讨论巴以局势，这也是两国在今年4月正式恢复外交关系后两人首次通电话，双方强调了恢复和尊重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必要性。10月

26日，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阿曼、埃及、约旦、摩洛哥发表九国外长联合声明，呼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加沙人道主义停火决议，谴责以色列袭击平民的行为。在这些国家中，有五个已与以色列建交，这表明阿拉伯国家内部已形成一定共识，该声明的发表也有助于国际社会形成更广泛共识。

各方分歧耐人寻味

围绕本轮巴以冲突，联合国相关决议的起草和表决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之一。然而，联合国安理会内部围绕本轮巴以冲突分歧严重，截至目前连续四个有关巴以冲突的决议草案均未能通过。10月16日，安理会就俄罗斯提出的呼吁立即停火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中、俄、阿联酋等五国投赞成票，美、法、英、日四国反对；10月18日，巴西提出决议草案，谴责哈马斯发动的袭击，敦促各方遵守国际法，保护平民和民用设施并保障人道主义援助，其结果是12票赞成，美国一票否决；10月25日，安理会分别表决美俄提出的决议草案，前者获十票赞成，中、俄、阿联酋反对；后者获四票赞成，美、英反对。

具体来看，各国在停火问题上分歧显著。美国的决议草案强调以色列的自卫权，没有提出巴以应持久停火，同时针对哈马斯

提出国际禁运等措施；以色列坚决反对停火，认为停火就是对哈马斯的纵容，这种观点通过美国鲜明反映出来；中俄及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则把停火止战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因为只有立即停火才能制止日益扩大的人道主义灾难。10月27日，第十届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召开，约旦等48个国家提出决议草案，呼吁以色列与哈马斯立即进行持久的人道主义休战，呼吁向加沙地带平民持续且不受阻碍地提供基本物资和援助，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人质，保护平民和国际机构，呼吁以色列撤销要求平民撤离北加沙的命令，谴责所有针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平民的暴力行为。该决议以120票赞成、14票反对、45票弃权获得通过。其中，以色列、美国投了反对票。这是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联合国首次就巴以问题相关决议达成共识。不过，联大决议不同于安理会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际社会的大多数意愿，具有道义力量。可以看出，以色列和美国拒绝停火的立场越来越被孤立。

随着巴以冲突加剧，美国能否同时保持对乌克兰和以色列支持越发受到国际舆论的怀疑。10月13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访问以色列时表示，美国可以“一边走路，一边嚼口香糖”，暗示可以同时支持以色列和乌克兰。10月20日，拜登在讲话中也

反复强调要同时支持乌克兰与以色列。拜登还拟向国会提出价值105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其内容包括援助乌克兰600亿美元、以色列140亿美元。与此同时，俄罗斯也有可能将加深介入本轮巴以冲突。早在2006年，俄罗斯便开始发展与哈马斯的关系。在2011年所谓“阿拉伯之春”爆发的次年，哈马斯与叙利亚关系破裂，俄罗斯一直有意斡旋恢复二者关系。此外，卡塔尔和科威特被认为是哈马斯的重要支持者，俄也有意通过与哈马斯的关系，巩固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并以此来平衡美国和欧洲。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10月26日，哈马斯政治局成员穆萨·阿布·马尔祖克率团访问莫斯科，这或许是俄有意加深介入的信号。

此外，国际舆论对本轮巴以冲突的“站队”情况各不相同。对欧美主流媒体而言，支持以色列是政治正确，但其民间支持巴勒斯坦的声音越来越大，围绕巴勒斯坦问题欧美国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撕裂。同时，部分发展中国家政府支持巴勒斯坦的声音更大。10月24日，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支持巴勒斯坦的群众集会，并明确表示马来西亚因支持巴勒斯坦受到其他国家威胁。10月28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一场大规模亲巴勒斯坦集会上指责以色列是“战争罪犯”，次日，以色列召回驻土耳其外交代表。此后11月4日，土耳其也称因“以色列持续袭击平民，拒绝停火呼吁，导致加沙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输送

困难”召回驻以大使。与此同时，也有多国宣称与以色列断交或召回驻以大使。10月31日，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宣布与以色列断交。同日，智利和哥伦比亚宣布召回驻以大使。此后，洪都拉斯、巴林、约旦等国也陆续决定召回驻以大使。

总之，根据目前形势，以色列在加沙不加限制地使用武力，使美国在“支持以色列”和“避免介入中东大规模冲突”之间的政策选择空间越来越窄，其在停火问题上的立场也越发被国际社会孤立。当前，美国在中东战略调整的布局受到显著干扰，而其他全球和地区大国在中东发挥作用的空间将变得更大。■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



供图/IC photo

2023年11月4日，美国民众聚集在白宫附近举行大规模抗议，呼吁加沙地带停火，并要求拜登政府停止对以色列的援助。